

一身硬骨挺英姿（中）

——忆父亲郭斌

□郭珍余 郭载本

这时，父亲心想：敌人这次是分路合击，能不能将计就计……他立即把在场的支委和班长召集一起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家，在场的同志听了一致赞成。父亲当即和陈家庄的村长联系，叫群众迅速撤到庄外，然后对他带来的两个班作了部署：一班由他亲率埋伏在庄子左后的高沙堆旁；二班埋伏在庄前坟堆下面。刚分头布置好，约摸半小时的工夫，北面一路敌人已接近村庄，父亲先发制人，命令一班打了一阵排子枪，把敌人引进了庄。这时南面一路敌人听到枪响，以为北边的敌军和如皋兵团拼上了，迅速前来夹击，当敌人距二班埋伏地约五十米时，二班于班长示意，用手榴弹打击敌人，于是一颗颗手榴弹在敌人堆里开了花。随后二班迅速撤到陈家庄左后面高沙堆旁和一班会合。两股敌人想争头功，拼命开起了机关枪，轰起了六零门炮，子弹如雨点，炮弹似冰雹，一时间煞是“热闹”；这时西北面从朱家庄出洞的敌人，也噼里啪啦地合击上来，嘴里喊着：“抓活的，抓活的。”父亲的队伍引着三路敌人接上头后，立即悄悄撤出，转到敌人背后。一直到这时，三股敌人还蒙在鼓里，越打越激烈，庄前的敌人利用坟堆，火力凶猛；北面敌人支不住，生怕吃亏，扭头北逃。南面坟堆上的敌人以为是我军要撤，火力更猛。西北面的敌人以为我军要突围，也加强了攻势。这时，转到敌人背后的区队队员抓紧战机，打排子枪，甩成束的手榴弹，打得敌人哇哇直叫，纷纷倒下。西北面的敌人听到背后枪响，以为陷入我伏击圈，就集中火力企图突围，向南面敌人靠拢，而南面敌人以为他们的合击阴谋得逞，更加强了火力。为了逞能争功，各自吹起了冲锋号，这些家伙一听冲锋号，才知是自家，互相埋怨、大骂起来。最后，三股敌人各拖着十几具尸体，没精打采地撤回了据点。这一战父亲带领的区队用枪声迷惑了敌人，使三股敌人相互混战了好久，石庄地区的人民听到这一胜利消息，无不欢欣鼓舞，赞叹父亲智勇双全。

1947年初夏的一天，石庄区委获知石庄敌保安队中队长徐金山，将乘我县团去珊瑚区活动的空隙，来我中心区张家庄一带洗劫。父亲得知此消息后，当即向石庄区委书记、区政委张振华同志汇报，并立即召开区队支委、正副班长联席会议，研究迎击敌人的作战方案。随后区政委和我父亲就带队至张家庄具体部署，区政委带领二班驻张家庄左侧，占领高沙堆；父亲带一班驻张家庄右侧，占领高沙堆。分配就绪后，又派出侦察员，放出流动哨。第二天，天刚亮，侦察员气喘吁吁地回来报告：“敌人天未明就出动了，黑压压的一队人，正向焦家庄、张家庄这条路前进。”半小时后，150多名敌人在敌保安中队长

徐金山的吆喝下，大摇大摆地向楼房头开来了，眼看就要到跟前了，庄政委命令二班立即开火，敌人原以为县团不在这一带活动，没料到，队伍的左侧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于是连忙猫下腰并向庄子右侧猛冲。当时父亲一看，立即命令一班同志用手榴弹，随后又组织战士连打了两阵排子枪，敌人不知我兵力多少，乱作一团，敌保安中队长知道陷入我伏击圈，声嘶力竭地呼喊：“顶住！冲上去！全是湖北条子，不是主力。”就在他大声呼喊的一瞬间，父亲的快慢机对准了他，枪响处，他的帽子被打落了，做了个“缩头乌龟”之势，才保住了小命。他连忙手捧脑袋往后退，他的部下见上司后退，便争先恐后抱着脑袋往回逃窜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父亲挺起高大的身躯，大喊：“同志们！敌人垮了，冲呀！”区队的健儿立即如猛虎下山一样冲上去。敌人听到父亲洪钟般的声音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拼命奔跑，头也不敢回。父亲和区政委率领两个班战士，猛冲猛打，一鼓作气。这一仗击毙敌人20余人，生俘排长以下10多名，缴机枪1挺，步枪15支，短枪1支。

1947年6月8日，父亲率领石庄区游击队，在铁篱笆深入敌人合击圈，与大于我方五倍的敌人周旋，击毙敌中队长以下9人，缴获手榴弹3个，子弹数排。15日，县团与石庄区队在空田庄击退石庄、卢港下乡抢粮的土匪，毙敌10余人，俘排长以下5人，缴机枪1挺、长短枪6支，子弹数百发。25日晚，石庄区15个乡万余群众在铁篱笆集会，高举火把游行，在时任县长张继中、区长郭斌、政委张振华的动员下，当场就有54人报名参加区队，200多人参加民兵。

1947年8月5日，父亲率区队，攻破敌石庄至西来公路，割电线二百余斤，拔电杆7根。并去蔡家堡、铁篱笆、大腰庄等处袭扰，弄得敌人坐卧不安。25日，区队在新生港与土匪相遇，当场击毙敌3名，生俘保长陈吉斋。1947年9月，为了保卫秋收，父亲多次带领区队开展反割青、反抢粮斗争。在收种期间，他们武装警戒，组织群众互相协作，成熟一片抢收一片，决不让粮食落入敌人手中。在空田乡、楼房乡曾击溃下乡割青、抢粮土匪150余人。9月6日，驻石庄的土匪县保两个分队配合顽自卫队90余人侵犯，石庄区队自卫还击敌人，毙伤2人，俘4人，缴机枪1挺、步枪3支，子弹200发。27日，区队阻击下乡抢粮的吴窑土匪，俘1人，毙伤10多人，缴枪2支。

1947年11月，根据地委指示，中共如皋县委决定组建江防、城郊两个大队，父亲调江防大队任大队长。江防大队一成立，就打出了声威。当月25日，在新坝西边击溃出犯土匪100余人，缴机枪1挺，步枪10余支，子弹若干。

1948年2月，如皋县团改编为警卫团，下设三个营，父亲任二营营长。

1948年2月20日，薛容区李桥、下原、文庄等7乡顽自卫队至花园一带抢劫，在父亲和教导员李昌炎同志的周密部署下，俘土匪30余人，缴机枪1挺，步枪24支，子弹600余发。两天后，又在丁东家桥痛击新坝下乡抢粮的土匪70余人，俘30余人，缴机枪2挺，步枪18支，子弹1000余发。

1948年3月31日，姚家桥土匪3个排下乡抢粮抓丁，父亲带队出击，生俘敌十区副大队长黄超以下22人，缴获机枪2挺，步枪26支，手枪1支，步枪子弹300余发。从此以后沿江一带据点的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。

1948年4月20日，父亲奉令参加华东三角地区王林庄战斗，王林庄战斗是我县警卫团取得较大战果的恶战。4月20日夜，县警卫团兵分五路，深入如城至磨头一线之龙游河西侧。自王家巷向南搜剿土匪，俘获敌乡保长等百余人，缴获长短枪7支。21日晨，部队回苏家庄休息。下午二时，接报磨头土匪一个大队进犯王林庄，时任县警卫团副团长柯德全同志即令一、二营分三路出击。一营营长高一心、副政委曹宗汉率一、二连中路正面接敌，团首长率一营三连为预备队随后，一营政委李济民率七连由左侧隐蔽前进，父亲率二营四连及区队从右侧包抄。中路部队首先与敌接触，发现原情报有误，实际遭遇的敌人是正规军，遂临机处置，集中火力展开攻击。左侧七连迂回到后，连长阎崇祥发现拟从浮桥上过河的敌人配有军马，判断该处为敌指挥所，遂带领尖刀班立即发起勇猛冲击，毙伤敌人多名。桥南之敌在我军猛烈打击下被迫投降，桥北之敌则向我军猛烈射击并妄图增援。此时，因我各部队之间是由通讯员徒步联络，一时无法沟通情报，后续部队未能跟上。我七连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果断击毙被俘的敌为首军官，主动撤出战斗。事后查明，被击毙之敌为整21师145旅434团团长李宜。此次对敌的敌人为434团的团直机关及机炮连、运输连、警卫连和两个步兵营共千余人。我军共毙伤敌人300余人，俘7人，缴获重机枪1挺、八二炮身1门、轻机枪4挺、小炮2门、步枪32支、机球若干、信号枪和手枪各1支、子弹2000余发。此战中我军牺牲28人，父亲以及一连连长陈生福、副政委汤坚(汤平)等7人负伤。这次战斗虽然没能获全胜，但给国民党新任师长王克俊一个沉重的打击和惩戒，迫使他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出犯冒进。

战斗中父亲腿部中弹负伤，当时医疗条件差，没有麻药，为了早日康复，重返前线，父亲让医务人员用纱布条贯入伤口，将脓血腐肉拉出，父亲咬紧牙关不吭一声，只见额头上豆大

的汗珠往下直滴。伤愈后，组织上建议他转地方工作，父亲坚定地说：“敌人没消灭，任务未完成，决不能丢开枪杆子，我还要回二营。”

1948年冬，如皋县团党委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，决定让父亲率二营进入华东三角区，牵制如新线两侧的敌人。

1949年新年的前夜，父亲接到内线情报，驻下原据点的土匪在队长吴士钊的带领下，到下原西北的庄上抢粮。于是决定带领二营的六连去消灭这股土匪。冬夜寒风凛冽，父亲带领身穿单薄棉衣的六连战士，踏着霜冻，悄悄越过如新公路奔向华东三角地区，行军途中，父亲对战士非常关心，看到体力弱的就帮他扛枪背背包，不断地问战士：“同志，冷不冷？”战士们每当听到父亲关心的话语，犹如一股暖流沁入心脾。天亮前，这支队伍到达下原西北朱家庄。

1月1日新年那天，天气阴冷，河面结上了薄冰，二营六连的指战员们在驻地屋内互相靠肩取暖，等待出击的命令。约八时，驻下原据点的土匪在吴士钊队长的带领下，仗仗洋顽(指国民党的正规部队)作后盾，大摇大摆地到下原西北的庄上抢粮，他们边走边打枪壮胆。父亲获悉这一情况后，立即命令六连作出击准备，同时叫侦察人员继续侦察。他也到庄头观察敌人的动向。二十分钟后眼看敌人越来越近，父亲让通讯员跑步回驻地传令：“二排左，三排右，猛扑敌人。”六连战士一听到出击的命令，就在连、排长的指挥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朝敌人冲去。连长李其秀、政委马骏、排长石太和、苏友良、周贵元一马当先。李其秀盒枪响处，敌人应声倒下，周贵元冲到敌群连用刺刀捅死几个敌人。父亲率一排及通讯班边指挥边冲锋，他的二十响快慢机像点名一样，枪响敌倒。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吴士钊虽口头喊着打呀冲呀，可两脚已在向后退，喽罗们见头目后退，也就丢下枪支四散逃命，最后被包围在谢庄西头一家院子里，并举起了白旗。

突然一声炮响，国民党军21师436团打来了，霎时机关枪、八二炮猛烈地向六连打来，父亲用望远镜一看，黑压压一片从三面包抄而来。为了避免打硬仗，父亲立即命令迅速转移：二排前卫，三排跟上，一排由马政指挥垫后阻击。六连指战员虽精神百倍，但终因敌众我寡难以顶住。此时父亲立刻集中全连五挺机枪，自己端起一挺趴在岸坎上，掩护后撤，顿时五挺机枪像五条火龙扫向两侧冲上来的敌人，敌人的实力非常强大，集中机枪12挺，八二炮4门，向我军狂射乱轰，压住了我六连的火力。就在这时，一颗子弹从父亲肩上穿过，白花花的棉花拖挂下来。医务员谢健一见连忙高喊：“营长！危险！身体放低点！”父亲就像没听见似的，仍在用力地把子弹压上弹槽。

光，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付钱买走各自合口味的棒冰，然后躲到屋里享受去了。

卖棒冰就是要顶着烈日，赶着远路，越是天热越好卖。我们一路骑行，一路吆喝，汗水湿透衣背也全然不顾。我们卖棒冰常常途经二家、张黄港再到靖江西来镇去卖，生意好时还能来回跑两趟。就是自己口渴了，也舍不得吃上一根棒冰，因为我们随身带有水壶和干粮。

每当夕阳西下，无论棒冰是否卖完，我们都得往回赶。因为姐姐家的小孩正拿着小碗，眼巴巴地站在路口，盼着舅舅早回家可以吃那融化的棒冰呢。

晚上，清点完所有的营业毛票，除去成本，也能挣上个三五元，心中顿时乐开了花。虽然脸被烈日晒成酱红色，但终究能挣上了钱，累意全无。

1947年我父亲到如皋工作，大哥张毅也随父亲来到了如皋。那时如皋虽然比现在差得很远，但大哥对这座小城却情有独钟。当年大哥年纪并不大，正是求学的大好时光。当时他看中了江苏省立如皋师范学校，如师是人才辈出的学府，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，教育质量也高，历史上曾出过很多名人。不少人想进如师就读，但要想考进却很艰难，而大哥偏偏考上了如师。当大哥拿到入学通知书时，他心怀喜悦，高兴得一蹦三尺高！

那天，大哥到学校报到，老师问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
大哥说：“十八。”
“哪里人？”老师又问。
“本省宿迁。”大哥回答。

“哎呀，宿迁离如皋很远，你为什么不在当地读书，偏要跑到如皋来读？”老师接连问。尽管老师态度严肃，但大哥一点也不拘束，他对老师解释道：“一是因为我父亲在如皋做事；二是我热爱如皋，这里人美地美，是个灵秀之地，故我选择了如皋。”

老师问的每一句话，我大哥都对答如流。老师很高兴，用手抚摸了大哥的小脑袋，称赞道：“同学，好好读书，你会出息的。”这时的大哥立即弯腰，向老师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谢谢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”

大哥像个小小大人似的，一举一动都得到了老师们的喜爱。夸他既聪明又会说话，真是个好孩子。

如皋师范的学生很多都是来自省内各地，也有为数不多的外省人。这里的学生除少数家住如皋城，放学后回家，其他学生一律住校。大哥住的是八号房间，共住六人，床铺上下两层。每天放学后，大哥不愿出去玩，总是拿着书本来到宿舍看书、写字、复习功课。有的同学说大哥是个“书呆子”，只会读书不会玩。每当听到同学这么说，大哥并不理会，一笑了之，因此大哥的成绩一直领先，多次受到校方的表扬！

有个家在外地的同学因母亲生病回老家看望，整整耽搁了一个星期，功课拖了下来，怎么也无法赶上。看着其他同学学习成绩都上去了，唯有自己相差一大节，他越想越苦闷，越想越急，最后竟然大哭起来。大哥劝他莫哭，但不见效果，那位同学不但不听，相反哭得更厉害。急得大哥六神无主，最后说：“同学，只要你哭，你拖下的功课，由我帮你补。”

那位同学以为大哥跟他开玩笑，“现在临近中考，谁不在加把劲，准备迎接考试呀？在这个重要的关口，你张毅自己也得加把劲，还能顾得上我？”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大哥是个说到做到的人，每天刚放学，就拉着那位同学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帮他复习功课。同学也很认真，中考时他们双双都得了好成绩。那位同学表示感谢，而大哥将手在空中一甩，说：“这有啥呢？快别说话，要谢就先谢我们的老师，是老师要我们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的。”

大哥学习成绩一直是学校的佼佼者，1949年上海一解放，他就考进了华东军政大学，后来当上了一名解放军的军官。如今大哥虽然早已退役，但他一提起如师，心里总有一种感恩不尽的谢意。不是如师老师的精心教导，哪有他的今天？

大哥在如师求学

□张立俊

卖棒冰

□张松军

点钟就要去排队批发，迟了就批发不到冷饮。每当拿到冷饮时，基本已近中午。盛夏的烈日已爬上屋顶，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，滚烫热浪蒸烤着大地，我们全然不顾，赶忙骑着自行车上路了。

那时的棒冰分好几种，我们大都是卖那5分钱一根的硬棒冰。因为硬棒冰不仅价格便宜，而且保存时间长，不像奶油雪糕价格高而极易融化。硬棒冰也分白糖果汁和赤豆棒冰，赤豆棒冰既甜又清香，大人小孩嚼起来咯咯喳喳，吮着甘甜的冰水，清凉气息直

往身上涌，暑意顿消。所以，棒冰是乡下孩子暑假的最爱。

我们卖棒冰，专往房子多的村庄去。我骑自行车，右手扶着自行车把，左手拿着小木方块，“啪、啪、啪”不停敲打着身后的木箱壁，嘴里高声吆喝“哎哟来棒冰”、“雪糕棒冰”。“啪、啪、啪”清脆而响亮的声音，早已传入避暑在家的毛孩子耳朵深处，他们早早就三五成群，手攥着毛票和硬币焦急地在门前的树荫下等候。光着膀子、满脸汗珠的孩童，见到我们来到跟前，两眼放

文明皋城 你我同行 乡风文明

破除陈规陋习 树立文明乡风

不厚葬薄养 不大操大办 不盲目攀比 不噪音扰民
不装棺再葬 不请低俗演出 不设豪华墓碑墓亭 不搞封建迷信活动
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喜事少办 “神”事不办



天下第一大寿星

讲文明 树新风
JIANGWENMING SHUXINFENG